

■新作聚焦

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在永恒大地上矗立起人类心灵的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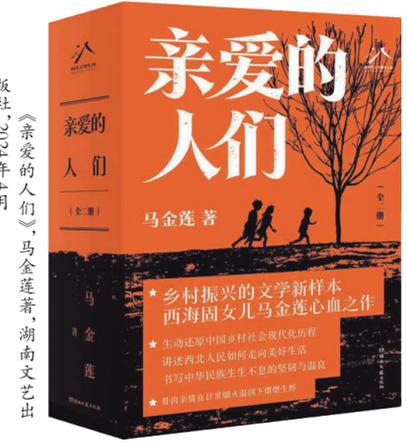
□顾广梅

阅读《亲爱的人们》，震惊于马金莲愈写愈勇的艺术创造力和“后发制人”式的叙事策略。她不动声色地下笔，不经意地书写，一切仿佛早已为读者所熟悉的带有马金莲独特审美气质的标志性文学物件。它们是：西海固时空、西海固乡村风貌、回族的日常生活情态、乡村劳动、信仰功课、男人与女人、少男少女、老人、孩童……这一切不疾不徐、静水深流般地融入文本，读者是很容易激发起共情、共鸣的。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所激出的心灵震撼和情感激荡堪称巨量，作家艺术蝶变的野心、魄力也便慢慢从文字内里浮现于文字之外。

从叙事时空架构和人物谱系设计看，《亲爱的人们》带有中国乡土小说现代性书写的鲜明特质，这两方面的精心营构显现了作家艺术厚积的功力。叙事时空上小说采用时代变迁与个体成长相依相衬的现代小说叙事架构，也即大历史与小历史相辅相成的双重时空架构，从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为小说人物的成长寻找依据和最后的落脚点。作品以新时期到新世纪40多年的当代史作为叙事时间，牢牢锚定西海固羊圈门这个既偏远又贫穷的小村庄作为微观地理空间。由此，作品获得了鲜明的在地性、时代性。人物谱系上则采用中国乡土小说现代性书写的“血缘+伦理”式的家族谱系营构，主要设计了羊圈门马家、李家、牛家三个大姓家族的祖、父、孙三代人物，具体的人物关系和人物角色功能也紧紧依托这样的家族谱系进行细化安排。写人物要“写三代”的小说密码成为作品人物谱系获得成功的制胜法宝。羊圈门土生土长的三代人的命运故事以及三代人的心灵世界、话语世界既交织映衬又冲突碰撞，故事情节的展开旋即有了方向感和助推力。

一部虚构叙事作品若能让真实性与想象性相融，必然得益于作家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厚积。读马金莲的小说作品，常常使人发出“这就是生活本身”“这也是人性使然”的感叹，产生身临其境、如见其人的现场感和力量感。她擅长描写鲜活丰满的小说细部，字里行间饱蘸着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的汁液，《亲爱的人们》以细腻生动的文笔叙写西海固乡村生活中的种种芜杂困顿和生机盎然，深刻观照羊圈门爷孙祖辈、男男女女的“难肠事”“好日子”，描摹农人们的一张张脸、一双双手、一个个脚印……马金莲熟谙乡土，乐于书写乡土生活的温柔与坚硬、馈赠与创伤、丰富与单调。生活积累和艺术积淀使她在反映、揭示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与本质内涵的时候，做到了底气十足、运筹帷幄。

围绕扎实、复杂的乡土人物谱系，作品深刻地反映出代际进程中乡村伦理文化重建的困境与希望。意味的是，作品中织入的三处最重要的情节冲突：抢水、修路、选小队长接班人，其肇始和症结皆与乡村伦理文化的蜕变脱不了干系。作品情节链条环环相扣，一个



《亲爱的人们》，马金莲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

大大小小的冲突，折射了人性人情乃至道德伦理的冲突，彰显了作家对乡村伦理滑坡、乡村伦理文化溃散的及时发现与重要预警。怎样结合现代社会的种种制度、文化、道德因素重建乡村伦理文化、重估乡村伦理价值，是农人们不可回避的新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亲爱的人们》用丰富扎实的人物、故事积极探讨了乡村伦理文化重建的诸多可能与未来希望。沿着这一路径，作品在人物和叙事上大胆创新。德高望重的马德福老汉在小说中充当类似蔡格提出的“智慧老人”的人物原型，它具有超凡的能力和人格魅力，一次次及时阻止乡亲们的冲突纷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一角度看，这位“智慧老人”也是带有浓郁乡村伦理文化特征的乡贤形象，这样的形象在当代乡土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相比之下，小说中着力塑造的另外一位为羊圈门的发展贡献智慧、付出心力的主人公马一山，算得上作家马金莲深挖现实、深耕乡土的艺术成果。马一山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无疑丰富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人物画廊。马一山是羊圈门的中生代，介于马德福老汉这样的祖辈和成长中的乡村青年祖祖、舍娃、碎女之间，也恰是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代人。实际上，马一山这样承前启后的中生代，是乡村人物谱系中作家乐于集中笔力塑造的一类形象。中生代既背负着乡村历史的沉重负重，又不得不面对日新月异的乡村现实。选择中生代人物做小说的主人公可以舒展笔墨，勾连起历史与现实、老人与青年，不经意间将会打开较大叙事空间，同时也有助于增大叙事幅宽，获得许多细小而微的叙事褶皱，尽显艺术张力。这大概也是作家马金莲的用意所在。

那么，马一山形象塑造的创新何在？大约有两方面。其一，人物形象的价值内涵跳出了狭窄的道德框架，走向深远宽广的审美评判。马一山文化水平比一般农人高，可惜错过了当

《亲爱的人们》倾心观照复数的人，温柔审视个体的人，在永恒大地上矗立起人类心灵的雕塑。小说渲染刻画了马一山和亲人们之间的伦理亲情、羊圈门乡邻们之间的美好友情，也真实书写了这份深情带来的生活羁绊和生命负重

乡村教师的机会，小说开篇出场的他是能辅助马德福老汉协调群殴乱局的乡村能人，后来因多次积极帮助小队长李有劳解决村里大事小事，成了乡邻们嘴里的“狗头军师”。但这位自视甚高、喜欢独处的乡村知识分子却逐渐被现实挫败了斗志，开始装病卖傻。作品的艺术想象力大开大合、张弛有度。本来要和生生活开玩笑的马一山，反过来被生活开了个残酷的玩笑，装病的他竟然真得了脑瘤，曾经超强的记忆力丧失了，成了失忆者、失语者。这一人物形象所蕴含的现实间离感、荒诞感、悲剧性、矛盾性等都不说明艺术逻辑应该自然而然地依循人物自身的生长性，而不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强行改变人物。

其二，人物形象被强化的心灵属性联结着不断提出的生存哲学命题，赋予作品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小说不仅观照马一山的肉身痛苦与欢愉，更着力拓写人物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写他风雨无阻地蹲在村边路上观察各式各样的脚印——人的脚印、动物的脚印、甚至蚂蚁的脚印，写他的浮想联翩和心灵顿悟；写他在乡村日常生活中遭遇了如此多的“难肠事”后，反复持续地追问、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和真谛究竟是什么；写他失忆失语后，和世界交流的唯一通道是每天去悬崖底下深沟里挖台窝，常人眼里如此“瓜透了”的做法是他内心世界的最后的自我印证。不可否认，马一山的独特性是与人性的普遍性结合在一起的。

《亲爱的人们》倾心观照复数的人，温柔审视个体的人，在永恒大地上矗立起人类心灵的雕塑。小说渲染刻画了马一山和亲人们之间的伦理亲情、羊圈门乡邻们之间的美好友情，也真实书写了这份深情带来的生活羁绊和生命负重。马一山妻子作为忍辱负重的乡土女性，被作者赋予可贵的精神成长性，他们的孩子祖祖、舍娃、碎女也分别代表了乡村青年的三种成长路径和三种成长方式。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关注

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伴随着新型工业化的深入推进，新工业诗歌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新工业诗歌迥异于传统工业诗歌，呈现出崭新的诗歌样态。这里，我从创作角度，简要谈谈自己的认识。

第一，立场与姿态。自新诗肇始，工业题材诗歌始终勇立时代潮头，发出与数千年农耕时代不同的声音。新诗甫一诞生的1920年6月，郭沫若就在《笔立山头展望》里热情赞颂道：“黑沉沉的海涛，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其中关于工业文明的审美空间的注目和开掘在同时代已属超前，颇具文学史意义。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公路、钢铁、煤矿、水电站、水库等成为工业诗歌的主要题材，诗人热情讴歌火热的工业建设时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打工诗人群体走上诗坛，在对工业流水线的反思、对城市喧嚣的疏离与对遥远乡村的瞻望中，抒发了时空漂移和身份转换过程中的扭曲、挣扎与奋起，呈现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诗歌景象。新型工业化锻造了新质生产力，为工业化注入新动能、赋型新业态，极大地解放了人的劳动、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诗人们敏锐地体察到这一深刻的时代变化，积极主动地融入新型工业化浪潮，主动承担起促进新型工业化的使命与责任，建构起属于新时代的诗歌意象、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从热烈期待到疏离反思再到主动融入，相对于传统工业诗歌，新工业诗歌展现了螺旋形上升的态势。在新工业诗歌里，诗人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与惊讶，对新质生产力给予充分表达，鲜有过去工业题材诗歌中的负面元素。可以说，新型工业化催生了新工业诗歌并加速其发展，新工业诗歌为新型工业化筑造了诗意空间，激发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审美创造，两者产生了内在的默契与共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成为新时代文艺创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独特景象。

第二，视角与视域。新型工业化核心内容在于产业升级，尤其是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新型工业化不仅改变了产业形态和文明形态，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理解和看待事物的方式。比如，今天，我们在观察一场洪水过程时，可以不直接面对物理形态的长江，而只需在数字流场里注视洪水的演变过程。我在《三峡大坝》里曾经写道，“在数字‘水利一张图’上/长江硕大的洪峰缓缓推进/沿着坝前水文尺步步攀援/黑天鹅的双翅拍打水面参数/试图纠正流量方程式的误差/巨型闸门在调度系统里启闭/将叙述节奏掌控在库水位/涨落平衡的区间。语言已在/洪水的裹挟中筋疲力尽/在消能底板上层层堆积/犹如河流揉碎后的气息/更深的事物我们无法探视/只能留待大水之后的考证”，这样的观察和体验方式，在传统工业诗歌里是不可想象的。在《无人机过河》里，我写道，“无人机还在河面低低飞行/或上下盘旋，或空中停栖/红外镜头、云端数据和后台控制/这套完整的数字系统改变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观看方式/它不会面对河流触景生情/在水波上感慨时间的飞逝/或是怀想历史的一叶扁舟/它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时/有自己的一套叙事逻辑/它用数据打磨自然的镜子/在巡视河流时也映照自身/在倾听黄鹂歌唱时也聆听/大风从河湾涌起的阵阵低鸣/还有在风中战栗的锥心之痛”。实际上，在新工业诗歌里，在万物互联的世界里，物与物的界限已经打破，人与物的关系得以重构，诗人的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所视之物、自然之物，同时也投射于虚拟之物、数字之物，现实与想象的时空界限被消解和重塑，物与物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得以重新界定，传统农耕诗歌和工业诗歌中的“先入之见”被清除，极大地拓展了诗人关于何为“物”以及“物”将何为的思考界限。

第三，书写与表达。无论是工业诗歌还是新工业诗歌，最终都要落脚到“怎么写”上面。伴随着新技术产生的新意象新体验，天与地具有陌生化特征，而这正是诗人所青睐的。但是，这些体验和意象因其陌生和抽象，并不能自动成为诗歌的书写和表达，必须经过还原与转化。如何处理新型工业诗歌所涉及之物，尤其是如何处理新型工业题材的叙述性场景和当代经验，使得无法被直观的场景得以直观和理解，是新工业诗歌成败的关键。在这方面，龙小龙的《新工业叙事》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这组诗里，龙小龙有意识地把与工业相关的体验还原为日常生活场景，赋予其可感可触的细节特征。比如，对于“高纯晶硅”这一我们无法感知的新鲜物，作者这样写道，“我看见一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力量/集合着一支队伍/某种一盘散沙的状态终于凝聚成固体物质/具有前所未有的质感和硬度/引领着时代的元素周期/我看见原始的蛮荒与粗野/经过洗礼、合成、精馏、冷凝和还原/经过深层次的围炉夜话/达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解与默契/弯曲的道路被工匠精神的热情拉成了/笔直的梦想/我看见种植的黑森林，和小颗粒的阳光/中国的金钥匙，打开了西方的封锁/赋予大格局的意识形态/那闪烁的半导体，正满怀笃定的信念/走向岁月的辽阔。”诗人通过三个“我看见”的日常生活场景，把多晶硅的结构、生成与功能以可感触可理解的的方式呈现出来，同时赋予其宏大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驾驭题材和词语的能力，这种还原有时也容易陷入浅表化的表达中。因而，我们更加重视新工业诗歌词语的表达力。新工业诗歌最终要从对象导向人，要在词语里重新聚合人、事、情、物，探寻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复杂而幽深的人性立体状态。在这方面，马雁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李壮在《新工业诗歌：时代和历史的感知》里论述诗人马雁的《太阳鼓——新工业颂歌》时指出，“他将词语的处理对象同词语本身一并物化了仪式化的句式熔铸（像把铁矿石和火熔压缩在一起），把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超现实感和情绪激越的呓语状态相结合，配置出工业激情的‘致幻剂’；通过语言秩序的剧烈扭曲，爆射出工业生产图景的强力冲击印象：‘高炉喷薄太阳的芬菲/……铁水是春光里红土涨过海拔’‘看火箭、高铁飞行，光阴上，有我们加工的部件/……思考也产生：焦炉气的形而上——甲酸、乙醇/用生铁酿葡萄酒/一样的：耐热临氢/钕铁钢宇宙有流逝自成一性’。这种语言是一性的，是不可还原的；只有通过这种语言，新工业诗歌才能获得具有高辨识度的异质性，才能在诗歌的历史长河中恒久流淌。”

(作者系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兼水利文协主席)

■新作快评

季宇短篇小说《融雪时节》，《长江文艺》2024年第4期

如饮茶水，余韵绵长

□李海音

季宇是一位老作家，资历老，年过古稀，新时期之初至今，40多年来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但季宇又是一位难以进行文学史归类的作家，他不标新立异，加入某个阵营，或追踪某种思潮。季宇的小说整体上给人一种自由舒展的感觉，虽然质朴却显得俊逸，尽管畅达却含蓄委婉。他似乎总有取之不竭的题材，以及随机而得的创作灵感。近期发表的《融雪时节》是一篇耐人寻味的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叔嫂之间的冲突与误解的故事，这看起来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家庭内部矛盾。季宇在此却无意于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也摒弃了其对人物性格的细致刻画，以及对故事传奇性的一贯追求，而是采用近似意识流的手法将一个人的隐秘心理层层剥开。小说以第三人称内视角的方式回忆了夏明与嫂子舒梅之间数十年的恩怨。由于出身的差距，夏明一开始就对舒梅没有什么好感。在哥哥因公遇险需要血缘亲属捐献骨髓进行移植手术时，夏明对嫂子的不满达到极点，嫂子主张放弃无效的救治，这个行为被夏明认为是自私绝情，于是他要求亲自为哥哥做骨髓移植，在哥哥医治无效死去后，便断绝了与嫂子的一切联系。

对人伦情感的表现是季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如《当铺》《盟友》等对父子情、兄弟情的表现都给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但与以往用“恶”来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融雪时节》中叔嫂失和背后的症结却是“爱”，解决

矛盾的方法也是“爱”。夏明对哥哥的爱，让他无法理解高大英俊的哥哥为何会看中其貌不扬的舒梅，无法接受人中龙凤的哥哥要对娇生惯养的舒梅顺从讨好，无法原谅嫂子在是否采用骨髓移植救治哥哥时的犹豫不决。直到五年后，当夏明突遭瘫痪，面对同样的治疗方案，当嫂子告诉他决定让侄子为他做骨髓移植时，他才真正理解了嫂子的苦衷，多年来的心结得以解开，终于叫出了那声“嫂子”。虽然不无讽刺的意味，但这却是一个温情的喜剧性结局：爱最终化解了叔嫂之间的隔膜，重新凝聚起了一个家庭。

季宇曾一度表现出对人对人的潜意识的兴趣，在某些小说中甚至将“力比多”作为人物深层的心理动机，探索人性的奥秘。很难说夏明对哥哥的爱和对嫂子的怨中未尝没有包含某种心理缺陷。只不过这不再是弗洛伊德式的被压抑的性心理，而是更接近拉康和拉康意义上的个体的自我成长问题。作为被审视的对象，嫂子的形象在小说中其实是模糊的、缺席的，两个人的冲突更多的是夏明内心自我挣扎的表征。夏明对嫂子的偏见、嫌隙，一方面根源于贫苦少年的卑怯心理，另一方面也来自他待哥哥如父亲般的爱恋。作为高干子弟的舒梅成了夏明的“假想敌”，他难以接纳这个要融入他的家庭甚至夺去哥哥的“外人”。然而，拒绝“外人”，也就意味着拒绝自我的成长，拒绝向外敞开自我而获得生命的完满。哥哥的离世，象征性地切断了夏明与外界的联系，使他陷入了似乎是自足却是更加封闭的自我内心世界。直到他身陷残疾，才有了重新审视自我并得到治愈的可能。

季宇对这种人性暗疾的揭示是不动声色的，笔墨俭省，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冷静和克制。这也许是一个老作家返璞归真的体现，心态越来越冲淡平和，小说也就越来越散文化，往小而非大处写，含着简单味和涩味，读来如饮茶水，回味无穷也。

(作者系文华学院中文系教师)

■评论

他的内心有着整个宇宙

——读北辰诗集《余响》

□袁学骏

北辰是上世纪90年代进入创作丰收期的河北晋州诗人，日前拜读他新寄来的诗集《余响》，发现这位不善言谈的中年汉子，一如既往地“自有诗心如烈火”，在优雅的诗行中呈现出一片立体而又丰富的内心天地。

虽然北辰当初走上诗路时就被打上过“朦胧”的印记，但他骨子里仍然具有传统的“比兴”诗教基因，从而擅长在精短的诗作中运用天地间的各种意象。其中运用最多的便是天空和月亮。如在《天空宁静》中写道：“趁着月圆/可以许给天空三个愿望/闭眼/身体就轻盈/冲着月亮飞升/抬腿/就迈进皎洁/心和心到达透明/冥想，灵魂将永生不灭/还给天空月圆一样的宁静。”这是作者仰望天穹月圆时的感受和思绪，是他面对晴空明月的诉说和祈祷，更是对月光的感激与赞美。在《远方的月亮》中就说“月亮透亮/并不发出声响/远在二十多年的天上/铺陈一个人心胸的辽阔”，最后则说“也许，我就是这远方的月亮/找遍人寰，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太透了，我遗失了风吹草动的心事”。这是作者在描述月亮无声无迹中，引伸到如自己月亮这样的内外透明，抛弃了一切人间烦恼。这是我如明月，明月如我，月我一你，明丽而坦荡。此乃为章学诚论述先秦诗文时所言的“深于比兴，深于取象”。

作者用拟人的手法抒写山水风云和动植物。在《碧山闲游》中写道：“山知道留不住我/才一味地绿/水也知道融化不了我/才收起了浪花/云飘去了一会/又飘回来……这些慢道的云，看上去很疏狂/其实却很稳健/失去重量的愿望，徘徊，徘徊/像亲兄弟，与我肩并着肩。”这又是一幅人化的自然景观，山水云朵皆有情义，而我与云更是肩并肩的亲兄弟。作者也喜欢与动物相亲，如《蚂蚁》开头便说：“我一点点/叨起你的忧愁，抱住你的心事/再不松手。”再如《蝈蝈》，也是“只有我俩你来我往”的物我无分。作者对花草的描写更多，似乎也有亲昵之情。

注重诗中的哲思和运用隐喻，也是北辰诗作的一个特色。他组合优美的意象，崇高但不唯美，总要将表层之美升华为内在之美，给人以提示和启迪，体现着他的担当意识与使命精神。比如《冷雨》第一句便说“收不回冷雨/收不回寒凉”，继而说“经时不到，体会不出

一句话的伤害”，且要“凿伤梯子的红，夸张一下成熟的喜悦”，让人想到“出言不逊”“出口伤人”的成语，意识到每逢开口时要换位思考，别人来了“冷雨”也“闭口不谈”，从而使自己的性格成熟，把握好人际和睦的诀窍。再如《游泳》《自由泳》，是告诉新下水要顺应浮力，借力前行，而且要在水的“拒绝”中被“推进”，要懂得水的心思与个性，不要只会让水“暴躁”，寓含着人生前进中要适应环境、利用环境的道理。这是北辰把握着新诗的语言、象、意三者的关系，使诗作达到了朱熹先生所说的“理中有象，象中有理”，在事物形象中蕴含了悠长的哲理意味。

新诗的先锋们张扬现代性也不妨借古用典，北辰以其传统文化的根底亦不例外，而且形成了他的诗歌特色之一。如《桃花不能离月色太近》，一开篇就运用了桃花、流水、微风、月色四种清幽的意象，继而板着脸似的说：“这几个词，不能排列到一块儿/否则就止不住故事/模拟的月色，也不能离水太近//你根本拦不住，桃花借助微风/向琴声探头。”又调侃性地说：“宋词就这样搞成一团糟/天上出一个上阙，地下就和一个下阙/剩下粉嘟嘟的一声，独自来自雕阑，丝弦鸣奏，洞箫和声/有人回眸，一声轻叹/月下便香气袅袅，升起一首小令。”这是桃花随着春风纷纷飘落时的月下景象，好一幅人化的静谧的图画。还有《桃花令》《花照水》《梨花的命靠近水滴》《清明歌》等，都会让人想到古诗词中的“人面桃花”“花朝月夕”“落花流水”“满目浅桃深杏，露染风裁”“梨花一枝春带雨”等，表现出诗人的心田中似古人般具有“兰心蕙性”“雨恨云愁”，喜好“寻芳赏翠”，怜美景而惜芳菲。这些风月草木诗，属于人与自然的现代生态诗，是借古意而成新咏。

综观《余响》中的300多首新诗，看到北辰明丽而蕴藉、空灵而悠远的诗学风貌，精短清爽而雅俗化合的语言调性。他对似乎写烂了的老题材进行现代性的建构或是又解构又建构，写出了自己，也像古人那样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咏言畅志、匡时济世。北辰并非只是玩诗自赏、囿于自我，而是内心有着整个宇宙。

(作者系河北省散文学会顾问)

□李训喜